

最



翠鳥牌

香烟

烟枝分裝普通大號兩種



英商駐英美烟公司總理
有限公司



德律風中之情話

你是誰。
你是秀妹嗎
原來你是三哥 我正要告訴你 我們倆的前
連 現在有希望了 不過我的老父 還沒完全答
應

那是好極了
我慢慢 我要問你 你的意思究竟怎樣
我的意思 自然要和你白頭偕老
我那末 我要問你取件禮物
最好好 我明天送一大家翠鳥牌香烟來罷 翠鳥這
東西 是喜歡一對一對兒
住的 正和你我所希望
的 很相像啊

處世防身

一百篇案出版

人人宜閱

上下兩卷

是書為郭元覺先生最近撰述郭君歷任軍政學報各界要職文章高超見聞廣闊書中所
述離奇案件甚多五花八門最難與趣不徒供茶餘酒後之末談亦可作處世防身之借鑒也
現金徵求請文小說百字十元詳章刊入本書上卷頁請閱者注意
總發行所 上海法界太平橋廣成里十四號上海高等國文研究會
寄售處 上海望平街小號日報館

中華民國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癸亥年七月初四日

星期三

小說日報

杞五

發行主任黃冠卿

編輯主任徐枕亞

廣告主任孫緯才

The Novel Daily

號七十四百二第

分三洋大售張三日今

口路馬三街平望海上立設館本

例刊告廣
期四行後行同角大日
面厘每幅四普中洋每起
議長字短角每通六行碼
九八路派上刷明者印
號十中克海所印光刷

大來汽車公司

上海北京路石路西大純公司發行

國貨素精及素精長壽麵質味鮮潔洵為衛生家必須之品

天七廬主人書例

許廬父招收遙從弟子
每十日為一期每期由廬父寄題作課一學科凡中國新舊文學如論說文書信箋札等類均可
小說範圍分言情偵探武俠家庭社會滑稽等門類及文官白話新體等作法均按期更換以資學習
書報雜誌刊登如有酬贈原著作人得半其存廬父處者將來組織社刊之用凡學生購閱該日報及情
備資在各該生有課卷按時購贈一分除日報外其餘各課卷均由廬父按時寄到
心多得便於自修之用者印寄各生為研究之助除課卷外其餘各課卷均由廬父按時寄到
（如多數書局所發之課卷）照同行批發價格推銷費須各人自理
（如至發達時期倘擬舉行星期茶話會等藉通聲氣而資討論但現時未能辦到）
（有志從學者可先寄四個月學費普通六元專學小說者十二元由廬父寄上收據連同課題卷紙一併郵奉）
（通訊處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德生里一號（中法學堂隔壁）清風明月廬）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特別啓事一

▲切實整頓

本報出版至今已達二百餘期前因枕亞鼓盆盧父喪明兩主任均遭意外致本報一百廿期以後內容略形損色無可諱言茲幸徐許二氏傷心稍減感本社同人維持之熱與愛閱諸君將護之忱重復勉勵再振精神從二十一期起開始整頓並備極大贈品用酬定戶雅愛辦法如下(一)本報自廿號後隨刊無編輯時代者兩月于茲今爲補起見特請盧父枕亞二氏共同編輯二難既併無美不臻內容之佳無待贅言(二)除由徐許二氏各撰擅長之哀情社會長篇及短篇詩文外並約海上名人如何海鳴胡寄塵李定夷周瘦鵬江紅蕉趙若狂張雲徐天嘯卓殿獨謝笑孫王西神鍾根與雙麟綺綺許指嚴姚民哀許心父楊慶因倪秋池曹如公劉豁公俞天憤范烟橋程小青歐陽予倩張含我碧梧瑛堂乙盧金智周彭蠡盧孫季康郭元覺諸君担任撰稿其發行及營業兩部則概歸黃冠卿先生主任以專責成(三)自即日起本報限五元外埠限七元在內此期內定閱本報一年者計銀拾元敬贈最新式金手鐲一枚如能介紹一年定戶至三人以上者加贈金約指一枚定閱半年者計銀五元二角贈十四開金約指一枚介紹半年定戶三人以上者加贈金約指五枚定閱三月者計銀三元七角贈金約指五枚介紹三月定戶三人以上者贈贈之定閱一月者贈贈金約指二枚介紹一月定戶三人以上者倍贈之期限甚促幸勿自誤

上海英界望平街小說日報館謹啟

許廬父緊要啓事

廬父現致力函授及說社與情雜誌事務致終日忙碌絕鮮暇因此將本報編輯事宜概請枕亞君擔任廬父除每日撰長篇今本外尚有時間仍當勉盡義務用副愛我諸君之雅意再本報星期刊向由廬父兼任編輯現該刊已報本報同人議決暫停出版請諸君注意爲幸

廬父敬白

投稿諸君注意

自即日起凡關於本報發行部事務投函者請逕寄望平街本報社凡關於稿件之函請逕寄交通路清華書局交枕亞收庶免遺失務請注意

爲徐枕亞先生夫人敬徵悼詞

凡與先生交者。莫不知先生爲多情之人。而其夫人蔡慈孫女士。則爲紅顏薄命之尤。與先生伉儷三十三年。其生平歷史。實一部絕妙哀情小說。盛年夭折。先生傷之。製聯輓之曰。『總算好夫妻。幸其死不棄其生。先我逍遙脫塵網。』可憐小兒女。知有父竟忘有母。對人嬉笑着麻衣。『觀此聯可以知其梗概矣。』同人等與先生善。敬爲代徵悼詞。冀以稍殺其悲痛。先生向有自撰亡妻傳略。及雜憶詩四十首。哀感頑艷。字字血淚。合印一冊。欲閱者請函開姓名住址。附郵三分向清華書局索取。即當寄奉。先生自言。將有『藍碎珠沈記』說部之著。倘蒙海內人文。錫以珠玉。不論何種文字。均所歡迎。擬彙刊卷首。出版後各贈一冊。藉留紀念。尙祈不吝賜教爲幸。

許廬父 李定夷 潘光祿 全啓
吳雙熱 孫綺芬 鄭逸梅 俞天憤

大前門香烟



大前門 大英商 公理

小言

日本又一戀愛問題

枕亞

日本近來專開些戀愛問題。而發生這問題的主人翁。都是在社會上佔有重要位置的。前次有島武郎和秋子情死的慘劇。因有島爲小說名家。而秋子亦爲有名的女記者。所以立時引起許多人的注意。連吾國的許多文人。也都在這事。當做一件重大問題。反覆研究。益爲累。播之報章。現在又有什麼文壇巨星提倡新村的武者小路。和同村一女名飯河耶斯子的。發生了戀愛關係。一見昨日小時報譯大阪每日新聞。一時又復轟動全國。以爲又有第二有島武郎發現。吾料到吾國。對於這事。又要繼續狂發那種批評熱。

男女戀愛問題。固然是神聖。但戀愛有精神肉體之分。有正當不正當之別。精神的戀愛。就是正當。也失却其真正價值。何況還是不正當的。可有什麼批評的價值嗎。日本的婚姻制度不良。所以情死的事。時常發現。不足爲奇。有島和秋子。就他們平日的聲望而論。固然是不比常人。若就他情死一事論。



癡夢

謝不敏

也和普通人的情死一般。許多情死的人。不去批評他。單批評這兩個人。難道他們的情死。又有什麼特別的價值麼。就是說有。也就兩人平日將聲望而言。非情死本題內的文章。現在武者和耶斯子。還未到情死的地步。這事的真相。是有婦之夫。奸通人家閨女。該女已有妊娠五月。於是其妻大發醋勁。也和別的青年戀愛。以示抵制。就事情判斷起來。是極不道德。處以法律。和誘罪當然成立。難道又有什麼批評的價值不成。然而就大阪新聞所載。這事業引起社會注意。因爲發生於武者小路。所以注意愈力。吾要勸吾國一般好事文人。莫再像前次批評情死問題。再接再厲的鬧不清。你們要做文章。好題目正多着咧。

見了。還講地麼。我見他這樣以色自驕。所以腦海裏。也沒有印着他的芳影了。他在那邊洋樓上避暑。我在這邊洋台上納涼。隱隱約約聽到她一種很嬌嫩的歌聲。我不覺又有些心動了。就拿一管洞簫。步着他的。和去。他的聲音。越發嬌媚得令人心醉啊。自此以後。我們倆在洋台上的辰光。比在室裏辦事還要多着啊。有時我對他一笑。他就以千金難買的秋波答我。設或他對我一笑。我無論如何。總白眼式的。也要對他翻幾下。這種有意無意的調情。真是用筆墨形容不像哩。有一天。他那邊的老婆。跑到我這邊的樓上來了。就從袖裏掏出一信給我。輕輕地說道。『這是小姐寫給你的。請你秘密一點。』我聽得小姐二字。頓時就魂銷魄散了。正在將拆的當兒。忽然那邊樓上的小姐。也珊珊地來了。就對我胸前一撲。很親密的說道。『哥哥。我很願意常常同你住在一塊兒。』這時候。我也忘其所以。在她的肩上一拍。地一拍。說道。妹妹。你認錯了路麼。爲甚麼跑到我這裏來了咧。正談話的時候。忽覺我的嘴上一觸。我以爲是她和我接吻。伸手一摸。原來還是自己醜妻粽子式的臭腳兒。到這時候。我才曉得是南柯一夢。

煙珠聯吸 法戲新看

Advertisement for Pearl Brand cigarettes. It features an illustration of a woma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dress holding a cigarette. Text includes '大聯珠牌' (Great Pearl Brand), '國貨香烟' (Domestic Cigarettes), '價廉物美' (Cheap and Good), and '天下無雙' (Unparalleled in the World). The company name '中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Zhongnan Yang Brothers Tobacco Company) is also present.



還魂記

潘劍農

即呼僕役延醫。徐父因念生前此還魂。故亦頗信鬼。即設香案。禱告神佛先祖。許焚冥錫若干。延僧誦經若干。求代乞於冥間。留轉息一線之嗣。時生仍氣息奄奄。水藥均不能。且四肢均冷。惟胸前尚熱。一方則料理。一乃姑伺其變。母妻均大哭。父又急而暈去。乃見生祖盛怒曰。爾教子無方。致成是禍。遂無生與李女通情。及李女命名事。並云在冥間託友以銀若干。運動冥吏。現史已判女不貞。甘為人污之咎。殊無索命之權。判我家罰金若干。以充公費。孫可釋還陽世。但彼女尚不願遵判。欲圖上控。故冥吏尚不敢即釋我孫。囑余先商安於彼女。今女緣乏金錢力。亦有允意。惟余索冥銀若干。凡遇祭祀。必加以位置。余均允之。但余所蓄告匱。尚不敷。爾速焚銀錢若干。俾可交前途以釋孫還。言已。復厲聲曰。此雖孫之罪。實出爾家教無方之咎。況彼青年。何可不可不使習一藝。以立足於社會。乃教爾之不肖。為守財虜。以終其身耶。徐父答曰。因兒愚蠢。故未入學。生祖怒曰。愚哉。莫甚於爾也。既不入學。何知其愚。魯鈍之人。即不可學耶。苟督之學。導之游。使其立志向學。離鈍根人。亦何嘗不能精一藝。苟無所通。只須立足社會。或奔走宦海。至其時。得佳運。亦何無高官厚祿之福。爾如今世爭權攘利之大吏。豈均係大智邪。爾誠向任夢中。自愚反責人愚。可恨孰甚。舉



瘋人夢

尋幻生

鄰聚羣集。余乃述其原由。以告衆人之前曰。是婦也。天生蠢質。性尤潑辣。既常辱罵其夫。復碎其夫之顙。夫因怒而殺之。餘無他故。諸君可以散矣。衆聞言。果作鳥獸散。余乃欲余妻屍。葬之崑崙山巔。祝其早見閻公。明日。卹祭文一篇。復往祭之。以弔長眠。文曰。維中華民國年月日。不肖夫啼秋謹以鮮艸野花之奠。告於亡妻英秋女士之靈曰。嗚呼。卿之辱我。一載於茲矣。此一載中。余忍受奴之名。絕無怨態。蓋因卿乃女流耳。余生平不欺女流。故不責卿。不圖卿近復敢碎吾之顙。嗟夫。吾願者。吾父母之願也。面卿竟敢碎之。使吾情何以堪。若此。我安得不殺爾。以洩積年長恨。雖然。余過矣。余罪已成立。自卿死後。余居於此山之巔。夜吸甘露。日啖花菓。惟望卿長居地下。勿再言余為奴。則余庶可稍慰矣。臨風洒淚。不盡欲言。嗚呼哀哉。伏維尚鑒。



悲哀的夢

李瀛洲

舊曆六月十五那天。夜裏兩點鐘時候。我與繼室淑蘭。已經上床。預備睡覺。可惡的蚊子。嗡嗡的飛到臉上。叮上一針。右來一個。嗡嗡的飛到我腿上。咬了一口。急的我睡也睡不着。淑蘭也被這兩個怪物。打擾得不能睡。但是他悶極了。就令我說一段小說來解悶。但是由我肚子裏現掏。是非常難的。一抬頭看見牀前一張桌上。放着几冊書。我翻開一看。的小說日報。隨手檢了一本打開來一看。尋個有趣的讀。再與他說。不想正拿到一本第四期的。一翻就看見了枕亞先生的大著「傷心人語」。刊在第二〇四號本報。不看猶到。一看之下。不覺得眼一發迷。頭一發暈。心裏一忐忑。眼淚好似珍珠斷線的一般。簌簌的下來。我實在忍不住了。就放聲大哭起來。兩個厚架枕頭。竟濕了一大半。淑蘭吃了一驚。他也不知怎麼原故。也只敢十分的勸我了。諸位。你們試猜猜。我看見什麼話。這般的傷心。請勿忙。俟我慢慢寫列於下。

未完

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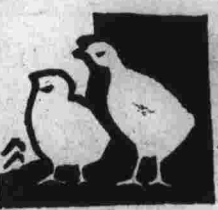
大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



新舊式的婚姻

吳曉淑女士

我的妻子。為什麼鎮日價緊在房裏。從不曾和鄉鄰說過一句話。有時見了我的朋友來。早已不來不及往裏躲避。我取伊三年了。伊從沒踏出門口一步。成日在着房裏。不知做些什麼針黹。別人的妻子。為什麼能登臺演說。作小說。說。還能和伊的丈夫。挽着手。逛園子。上遊戲場。旁的人看見他們。無不嘖嘖。羨。是我怎麼不能和我的妻子。也出去逛。呢。唉。這也是舊式婚姻害處。我總沒受着這種青年夫婦的幸福。唉。



養鵝記

嚴旭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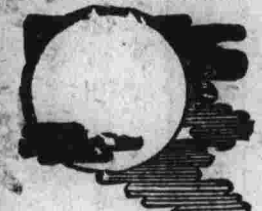
蒙城張子畜一鵝。濯濯其色。鶴其貌。潛池而縱之。其遊也。婉乎其容。闊而之。其步也。漫乎其貌。有白鳥之美焉。子慕而購之。張子曰。汝果愛之。請以爲贈。子取鵝歸。畜之旬餘。而鵝日壯。庭前。行之然。若有怒焉。驅諸池。旋又歸。子以告張子。張子問所飼。曰飼糠一升。或則無焉。張子笑曰。宜其鳴矣。是鵝也。非飯三孟。食不飽。子曰。飼以飯。已且饑。以度日。飼以糠。安所取乎。請復歸汝。子以鵝仍歸張子。旭旦曰。夫鵝幽土之所好也。王羲之之龍鵝。世傳美談。而子居乎幽土之地。獨以窮故。遂不得好鵝之樂。嗚呼。夫幽土之所好。豈獨鵝歟。而子向不足以好一鵝。而況其大者乎。昔者吾嘗怪夫韓愈之送窮。今觀子。雖爲幽士。又不可不送窮也。雖然。子



嬉戲之害

少飛

子亦未嘗好鵝耳。苟誠好之。縱其困窮。安有不足飽之哉。子嘗觀畫報。見有因嬉戲而遭慘斃之事。不禁毛骨悚然。亟錄之。爲吾儕戒。江蘇無錫之某鄉。有觀音菴焉。庵旁有學究。設塾於此。聚徒授課。一日。塾師外出。學兒七人。至庵作捉謎藏之戲。庵內有書櫃二具。一重曰。汝等各匿其中。子以蓋閉之。使先生歸來。無從覓處。衆然其言。遂相率躍入。重合其蓋。既而塾師歸。見塾中闕寂無人。遍覓無蹤。尋至庵。見書櫃蓋開。知有異。揭之則已半不可啓。乃用器撬開之。見六童子已體冷如冰矣。事聞於六生之家長。爭來責罪。塾遂逃。查不其所止。後悉此彌天大禍。實爲某童所階。羣至其家。將該童毆斃。嗚呼。某童初不知事之利害。以好弄之故。而慘死七命。可悲哉。



黑暗婚姻之一幕

幻塵

孫綺芬先生一個窮途落泊素和你不相識的我承你慷慨助我五元我是不相識的幸福呀你的通訊處是在什麼地方呢請你明白告訴我一同顧仲起上(即秋月柳影)



貪財奴

朱福海

某君畜一鵝。每日必生一金蛋。然其君欲一時得多數金蛋。曰。我何不將鵝殺之。剝其腹。當能遂其所欲。乃殺之。偏索腸腹。不得蛋。而鵝則已死。從此金蛋遂絕。

大 曾 貝 天 3

檸檬
荷
蘭
粉

●許塵父介紹素精

大純公司所製之素精質地精良鮮美無比攪入有饌能化常味爲特殊曾經鄙人親試確係珍品迥異尋常世有知味者請化大洋三角買來一試方信余言非謬也

本廠專印中西文字書籍錢票
股票繡紗商標學堂章程單
仿單計開雕帖文明通勞鉛石
印名片代寫正草隸魏等字兼
辦花旗名廠各色紙料價廉物
美如蒙賜顧無任歡迎
營業部設上海英租界南成都
路輔仁里一弄第六百九十五
號

油髮生 水露花



製司公亞香海上

徵求剪愁吟詩集

剪愁吟詩集爲吳江桃樓霞女士藏
著如藏有此書者或割愛見讓示知
價值或惠借一抄當以書籍敬酬高
誼 通訊處丹陽晚翠軒

晚翠軒主人啟

蝶影是一種袖珍雜誌爲北京李瀛州君主編著作者均係海內外文豪每期百餘頁載稿十餘萬言創刊號九月初出版內容有短篇二十餘篇長篇三篇銅版插畫十餘幅印刷精良每册二角全年二元郵費每本二分全年二十四分郵票代價不折不扣預定者另贈民生月刊六期八月底截止代售者百册起碼先交證金五元按折計算凡愛閱小說者幸勿失此機會社址北京紛房琉璃街八十三號

蘇州的四怪！

俗以異常的，常說他是怪！像蘇州「我鑑昌」造的「旅行箱」，「大衣相」，怪好看，怪靈巧，怪堅固；還有那「各種皮件」亦怪出色。出品目錄，函索即寄。

蘇州 閶門東中市
戎鎰昌啓
電話八百八十四號

二 徐書約

匾額	每字四元	「以一方尺爲度過則遞加」
堂幅	八尺十元	
尺六元	四尺四元	六尺八元
尺四元	四尺四元	三尺以下二元
尺四元	四尺六元	六尺五元
尺四元	四尺二元	三尺以下一元
尺三元	四尺五元	六尺四元
尺三元	四尺一元	三尺以下一元
橫幅	整幅與堂幅同	半幅與屏

天嘯
金石潤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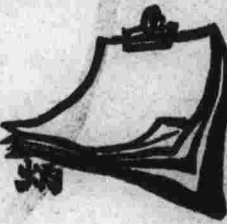
金章 每字三元
石章 每字一元
「餘不刊」

收件處上海
各大書局



篤勤堂記

余所習業之商肆。在滬南。專營正頭批發。內有一會客室。中懸一額。為業精於勤四字。所營批發正頭。甚為瑣繁。同事友均不憚勞。終日孜孜。以守額上之勤字。組織之初。資本祇千餘金。經營數十年。盈餘達二十萬有奇。當歐戰方劇。先令飛漲。彼等專營定貨之家。每年坐獲三倍之利。執事者見而羨之。適於庚申新春。由南遷北。室中之額。亦棄而不用。零瑣批發。概行拒絕。亦向行定貨認銷矣。是年定價已漲。先令驟短。虧損不貲。至年終結算。數十萬資本公積虧去外。未幾之貨。約虧尚在五萬之譜。適即停業。以退未得之貨。由此言之。數十年勤苦所得。盡失於一息之念也。幸而首夏。勤事莊君。復得舊集股東。仍復執事於舊址。室中無額。適請吳門顧元昌先生書之。俟書就寄滬。展讀之。為篤勤堂三字。篤者



商餘漫錄

• 純行而不雜也。勤者。忍勞而不倦也。與勤之旨略同。距先生已知吾肆之經過。故以此二字賜同人邪。萬事能為勤者。可

題鼓盆遺恨

伶仃。弱質。三齡。椿也。凋。今。萱。也。零。賴。有。仁。慈。賢。婦。母。殷。勤。權。作。護。花。鈴。韶。光。彈。指。去。如。流。特。字。金。闔。十。七。秋。大。好。姻。緣。原。不。誤。恰。將。織。女。配。牽。牛。抗。儀。初。諧。記。昔。年。鹿。車。共。挽。擬。前。賢。畫。眉。未。盡。閨。房。樂。更。喜。常。邀。夫。婿。憐。最。難。婦。順。與。姑。慈。食。性。年。來。已。漸。知。從。此。倡。隨。惟。畫。職。一。家。和。氣。致。祥。時。杯。蛇。市。虎。本。無。形。蜚。語。傳。來。豈。可。聽。誰。料。竟。將。三。字。獄。鑄。成。冤。案。在。家。庭。琴。瑟。不。調。十。三。年。離。合。悲。歡。主。自。天。不。是。此。身。乖。婦。道。可。將。心。跡。表。神。前。世。間。難。免。返。魂。香。寄。語。安。仁。莫。斷。腸。未。了。情。緣。原。可。補。來。生。依。舊。結。鴛。鴦。彈。來。琴。韻。正。纏。綿。最。恨。中。宵。忽。斷。絃。我。亦。當。年。櫻。此。痛。與。君。同。病。相。憐。

辛酉仲春。余請假南歸村居半年。無所事事。長日與村人談笑。閒遊街巷。每有見聞。輒追錄之。名曰村居見聞錄。武

大前門香烟



大前門香烟



伍天寶

。初在歙縣馮氏女為妻。生子名紫生。後馮氏病故。續娶金姓女。時紫生年甫七齡。金性悍。幸時已無育。故其待紫生尚佳。後數年。金氏生一子。名泉生。時伯助仍就商吳門。金氏時處待紫生。偶不順。毆罵並至。甚至終日不與飲食。紫生一日以苦況告戚串。為金氏所知。怒甚。毆而逐之。永不許其歸。幸其戚有吳門之游。便挈紫生行。尋其父。父死於吳。金氏至金閶。盡搜伯助在吳之遺產。伴柩歸。不認紫生為子。紫生亦不與計較。仍留吳業商。金氏歸里後。時泉生亦十餘歲。讀於小學。一日自校歸。途中遇一瘋狗。人皆懼而避之。泉生獨不懼。反拾石擲之。未中。而腿際被犬咬。即哭歸。翌日。飲食俱廢。又數日竟發狂。醫母酒履肩與。與往他村求診。醫云。此為瘋狗所咬。已誤時日。無藥可醫。不久將斃。宜速歸。金氏無如何。仍偕泉生歸。途中泉生已不能言。但以手指腹部。並作犬狀。嘔母手。傷兩處。抵家後。聞泉生腹中有小犬吠聲。是晚果死。未十日。金氏亦如泉生之狀而死。據云瘋犬所噬之人而噬人。其毒與被噬犬無異。紫生聞之。即星夜歸家。為之治喪成禮。鄉人共稱其孝云。

日月無光齋筆

伍天寶。江蘇徐州名鏢師也。精拳術。熱內功。且略知水性。自設鏢局。凡行旅官商。莫不聘伍天寶為護衛。江南各綠林豪傑。莫不知有伍天寶其人。而莫之敢犯也。會某年。有一燕北巨賈。自徐收帳返。約計數萬金。慮北道多匪。因以重金聘伍天寶親往。天寶明知北道綠林中。多係豪傑。非如南人之易與也。欲托詞不往。則恐一世英名。付諸流水。故嚴備而行。蓋其胸中亦自惴惴不安也。天寶慮北地早道多匪。故以舟行。行數日。已入西魯地界矣。初則嚴裝戒備。亦無他故。忽一日之晨。正欲解纜前進。天寶在艙中。忽聞舟人與人爭論。喧嘩不已。出艙視之。但見一白髮瘦弱老者。蹲于河濱而釣。一足將已舟之跳板踏住。舟人拔之不出。驅之亦不去。故相喧鬧也。天寶知係名家。然又不甘示弱。因向前猛拔之。依然莫能動其分毫。彼老者睨天寶微笑曰



鬼話

某南貨肆主計者王子良。僕訥忠厚人也。方秋。臥病於家。忽見三人自外入。皆邑遊手之徒。遊者王恍惚中忘其已死。起而問訊。三人者邀與同遊。憫憫從之。行數里造一空室。幽暗特甚。而尤苦窒悶。坐少頃。復偕出。至河濱。三人者授以竹枝一。命見過客則擊之。顧皆不能中。既而一老人躡躑而來。受擊。若不目覺。三人者笑曰。事濟矣。復歸空室。三人者辭去。有頃。連袂而返。邀王赴飲。從之抵一宅。有



古人智慧

陳平去楚歸漢。渡河。船人疑其腰中有金寶。數目之。平恐懼。乃解衣裸體。船人乃知其無。平遂脫險。

孫臏客田忌家。田氏好與齊諸公子馳馬射賽。馬分上中下三級。臏謂忌曰。臣能令君勝。以君之下驥。與彼上驥賽。以君上驥。賽彼中驥。以君中驥。賽彼下驥。忌然之。遂約諸公子射賽千金。既馳三次。忌一敗而二勝。卒得數千金。